

中国仪仗兵

刘德濒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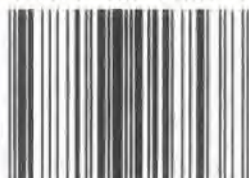
当走到仪仗队的列尾时，江泽民停下来，拉莫斯却没有停住脚。江泽民快走几步，拉住他的手。拉莫斯马上意识到，是自己忽视了一项外交礼节：向仪仗队致意。

— 1990 年仪仗队接待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侧记

中国仪仗队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一支，使我产生一种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回忆

ISBN 7-106-01753-1



9 787106 017538 >



ISBN 7-106-01753-1/I·0298

定价：14.80 元

中国仪仗兵

◇刘德濒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仪仗兵/刘德濒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8

ISBN 7-106-01753-1

I. 中…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223 号

中国仪仗兵

刘德濒 著

-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fsja@netchina.com.cn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200 千字
- 印 数 1—3000 册
-
- 书 号 ISBN 7-106-01753-1/I·0298
- 定 价 14.80 元



我欠你寂寞长夜的陪伴，
我欠你孤独时光的慰藉。
啊，昼也欠你，夜也欠你，情也欠你，爱也欠你。

-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大队长程志强写给妻子的情诗

身体语言是不会说谎的。
我们动作上的一点瑕疵，都有损国家尊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中队长樊建军与战士的谈话





也许是指挥刀选择了我，
也许是我选择了指挥刀。
身为男儿，我做了男儿应该做的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中队长李本涛的口头禅



在香港回归的庆典上



在演习的校场上

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重复着同样的口令，
重复着同样的愿望，
每天，每天，每天……
终于，把你等来了！

——作者题记



刘德频

1967年生。

1990年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文系毕业；

1996年北京电影学院研
究生部毕业，获电影学硕
士学位。

主要电视剧作品：

《西藏风云》

《让爱作主》

主要论文：

《民俗化：对民族历史与
现实的电影阐述》

《电影：作为一种世界观》

责任编辑	陈彦
封面设计	张梅
版式设计	夏雨冰
责任校对	洁莹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图片摄影	黄涛
	李鑫源



1

透过一中队士兵们层层叠叠的队列，成天时向演兵场外望去。空旷的原野上有两辆吉普车疾驰而来，而后掀起一串浓浓的烟尘。北京的晚春，很少有这种处乱不惊的风度，两道烟尘在空气中凝聚，久久没有散去，像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

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的中队长成天时，没有时间去充分想象。他很奇怪，自己的一个闪念，怎么会想到彗星？这种天体，他并不熟悉，只是在军校学习时，《现代指挥学》里讲过，有一点概念。因为彗星的出现会影响地球磁场，扰乱通信系统。对，还有中国民间的另一种说法，扫帚星。成天时不愿再想下去。更准确地说，他不愿意让眼前这些官兵看出他的心思。如果他的判断正确的话，这两辆车是卫戍区司令部的。那么，来人是谁？也一定不出他的所料。

吉普车停在演兵场右侧的一排白杨树树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陈海天跳下车，陪同的三军仪仗队大队长林国梁和几名下级军官也相继跳下了车来。

正在督察训练的值勤军官首先做出反应，他响亮地吹着哨子。浩大的、生龙活虎的场面，在这声长长的哨响之后突然静止了。众官兵齐刷刷地立在原地。场地中间的值勤军官朝陈司令等人的方向跑去。



成天时站在原地，为自己的猜测得到证实而沾沾自喜。自从半个月前仪仗队被上级的一道命令调到西山的野外演兵场驻训，他就寻思，陈司令一定会在这15天里出现，而且是带着指示出现。今天是驻训的最后一天，果然如此。

陈司令等人在静止的队列丛中向前走去。迎面跑来的值勤官敬礼，报告：“司令员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陈司令还礼，职业性地说道：“继续训练！”

值勤官大声地答应着：“是！”他跑步回到训练场中间传达首长命令：“继续训练！”

训练场又恢复了刚才的状态。放眼望去，几乎所有官兵前胸、后背和臀部都被汗水浸透了。陈司令穿过这片训练的队列，仿佛是走进蒸汽升腾的热沼。

大队长林国梁跟在他后面，心里有点打鼓。一路上，陈海天没说一句话，这让林国梁很没底。他知道司令员此次下部队，决不是平常意义的检查工作。国庆阅兵的护旗方队已经组建一个多月，军旗手也一选再选。陈司令竟没问他一句。林国梁对自己的部下再熟悉不过了，个个精兵强将，他胸有成竹。可陈司令能了解多少呢？毕竟，他远在卫成区的深宅大院里。

陈海天很有目的地走到二中队长高向东面前。高向东正蹲在地上纠正一个战士的脚面，见司令员来了，腾地站起来。

陈海天停下，看了看他，问：“嗓子好了吗？”

高向东一愣，大声地回答：“好了！”

陈司令笑了：“还有点儿哑。”

高向东按捺着心中的喜悦，因为司令员简单的几句



话，至少透露出两种信息：自己的训练情况，上级了如指掌；对于军旗手的人选，陈司令已经有了倾向性。他望着走向主席台的陈海天和林国梁，暗自在想，再努一把力，一定要当上这个军旗手！

主席台在场地的左侧，陈司令到了它下面就停下了。他没回头，问了一句：“军旗手的人选怎么样了？”

这是他今天和林国梁说的第一句话。林国梁知道，陈司令正是为了这句话才来的。他自信地回答说：“经过第五次筛选，具备军旗手素质的人选还剩下四人。”

陈司令：“高向东算是一个。还有呢？”

林国梁继续说：“刘宏伟、成天时、金修利。请司令员确定！”

陈司令圈定：“成天时……，在高向东、成天时两人中再选一次。”

早在去年11月份，中南海的消息就传到仪仗队。1984年的“十一”是国庆35周年，中央军委决定举行大型阅兵仪式。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开国大典阅兵。1959年国庆10周年，举行了第二次大阅兵。今年的阅兵是经历了“文革”动乱之后，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武装力量，是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形势鼓劲打气的。林国梁当然知道这次大阅兵对仪仗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在42个参加检阅的徒步和车辆方队中，仪仗队组建的护卫军旗方队排在最前面，是龙头部队。而军旗手又走在护旗方队的最前面，是龙头的龙头。可以说，这个人将引导三军。

自从接到这项任务，成天时、高向东的影子就在林国梁的脑海里转。这个重任非他俩莫属，陈司令的判断与自己一致，他的心里踏实多了。



按照规定，仪仗队的军旗由四个中队轮流执掌，今天在一中队。成天时擎着军旗，带着自己的队列走向演兵场中心。他的对面，高向东带着另一个队列也向这边集中。两支队伍恰到好处地合二为一。站在陈司令和林国梁等军官面前。

陈司令走到成天时面前，仔细地端详他。汗水沿着成天时的鬓发向下滴着。高强度的运动使血液涨红了他的脸颊。

陈司令掏出手绢，伸手擦了擦他脸上的汗水，又正了正他的军帽。

成天时目不斜视，像一尊塑像。陈司令突然抓过军旗，轻声地说：“给我！”

成天时扭头看了一下陈司令，以为自己听错了。陈司令又说了一遍：“松手。”成天时特别不理解的样子，但还是把军旗交了出去。

陈司令接过军旗，转手递给高向东。

高向东动作果断地接旗。军旗在手，高向东在心里提醒自己，稳住，决不能把这种胜利的情绪流露出一丁点儿。哪怕是一丝骄傲的眼神，都会伤害成天时。

陈司令走向检阅的位置。林国梁跟在后面，不满地嘀咕：“陈司令，今天轮到成天时打旗！你这样做，成天时他接受不了，我以后怎么做工作？”

陈司令瞪着他：“教条！哪来的婆婆妈妈！”

分列式开始。高向东神采奕奕地擎旗在三军前列。成天时不服气地走在他旁边，没有军旗，空着手，仍保持着擎旗的动作，一丝不苟。

陈司令看着他们。

林国梁也看着他们。



等分列式一结束，陈司令接过林国梁递过来的麦克风，对大家严肃地训导：“我再强调一次，军旗手和护旗方队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必须一秒不差，要比表针还准确。阅兵式上，所有方队的速度、节奏都由你们来控制，错一秒，后面的车辆方队就会超上来，空中梯队也会压过来。脸面是小，军威是大。这个最后人选责任重大！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周三傍晚的时候，范长城带新兵班战士在浴池洗澡。窗外喇叭里的爆炸性新闻，吸引住年轻的耳朵。范长城有些心不在焉，自顾自地淋着水。他刚刚提升班长，感到压力，正盘算着怎么带好这个班。那个城市兵路岩一直风言冷语。有他这个稗子，一垄苗都长不好。范长城琢磨，有什么好招，可以对付路岩。

《新闻和报纸摘要》的播音员，语调显得有些激动。他告诉大家：“今天，邓小平正在接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就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问题交换意见。”

看来，不管是动文的，还是武的，铁腕的邓小平一定要把香港收回啦。战士们议论纷纷，非常兴奋。新兵班的路岩正擦着身子。他身后的李南方凑过来说：“路岩哥，刚才在训练场看见高中队长啦。我特佩服！”

路岩对班上的人总是不理不睬的，他人伍之前是职业的服装模特。用他的话说，仪仗兵和男模最大共同之处，就是玩的都是身体条件。他自认天生一块仪仗执行官的料。李南方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他就像三舅家的大表



哥。路岩留意听着广播，嘴里哼了一声：“快洗吧。”

李南方又神经兮兮地说：“昨天，护旗方队的人都回来啦，牛气得很。听说，已经宣布了，高中队长是军旗手！”

在一旁洗脸的范长城忍不住插嘴道：“还有成中队长呢。”

路岩挑衅地说：“成中队长？他没戏！陈司令去视察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夺旗换将。……就是高向东！成天时他是陪衬。”

范长城是山东兵，沂蒙人，说话一急，家乡口音就扳不住了。他想把路岩的话顶回去，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想出与路岩相处的策略。“我觉得，成中队长的力量、动作和形体条件更好。”

“那是你觉得！他们都四年副营了，趴在被窝里偷着想的，恐怕是提不上去就得转业走人。谁不知道，大阅兵之后只要不出事，军旗手肯定得立个大功。正营就到手了。当然，说得高尚点，也为了军人的荣誉，祖国的荣誉。”路岩针锋相对。

路岩上个周末去军区看他老乡，无意中听说，中央准备在阅兵之后进行大规模裁军。全军几乎所有单位都会缩编简编，仪仗队当然不例外。路岩说的对，已经到服役期限的军官们马上就面临转业的命运。不管你成绩多么优秀、业务多么突出，只要到期不能提职，都得离开部队。这样，当上军旗手就有了另外一层含义。

“别这么说人家！”范长城压着火。

路岩不屑地对答：“说你了么？”

“当心拍在马蹄子上！”李南方挑衅地起哄。

范长城压住底火：“谁拍马屁谁知道！”说罢，端起一盆水浇在自己的头上，向浴室门走去。